

毛詩正義

十六

人
前
正
典

下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魯頌譜

駟

有駟

泮水

闕宮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邾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卽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

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
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
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
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之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
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 在周公
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 正義曰洛誥言七年
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
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
封伯禽也又闕宮云王曰叔父逮爾元子俾侯于魯是
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
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

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伯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瀦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垆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總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興之故致頌也世家云

伯禽卒子考公酉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
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
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
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
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
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
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
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爲
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二年卒於是季友奉
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
以惠王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

王時也 尊賢祿士脩泮宮崇禮教 正義曰有駉喻

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振鷺言絜白之士羣集君朝

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

教也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主於不足

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

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

都邑例所不書也 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

公遂伐淮夷 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

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郟且東

略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郟且東行略地今鄭言

謀東略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郟且謀東略以爲二俱

謀之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略也此言謀東略者謂東征伐而略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略卽是謀伐淮夷旣謀卽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則其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

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 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 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血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作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

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
啟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織介之惡故取以爲
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
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
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
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 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
於周而作其頌 正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
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得出
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
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己德明是僖公薨
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

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闕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

於任賢故次有駸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
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旣備明
神降福則能克翦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篇皆
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
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
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
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
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宇安寧魯
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
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
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尙爲魯人

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

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 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
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
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
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
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
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
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
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
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用天子禮同爲王

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
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
同稱頌之意也 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
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
君功樂周室之間是以行父請焉 正義曰變風之序
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
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
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
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
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
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既

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
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
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
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
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
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
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
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
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
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輒借其名而作頌也 周之不陳其詩者
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正
義曰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
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
其詩亦足以爲黜陟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
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
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
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
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
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
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